

1983—1



近现代史資料



JINDAISHI ZILIAC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总 51 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2630/01

近代史资料

总51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北京市北京发行所发行
太阳宫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5 印张 183千字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1,200册
统一书号：11190·115 定价：0.86元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蘋湖笔记..... | 佚名(1) |
| 台海思痛录..... | 思痛子录(28) |
| 戊戌定乱平粜记略..... | 袁大化(42) |
| 陕军辛亥起义记事..... | 朱新宇(48) |
| 我的回忆..... | 温雄飞(93) |
| 国事共济会资料..... | 闻少华辑(113) |
| 唐绍仪发电稿(1919—1920)..... | (122) |
| 西原借款始末..... 孙书祥译 刘剑桥校(202) | |
| 鄂东工农银行布告 | (112) |

蘋湖筆記

佚名

【编者按】：《蘋湖筆記》手稿本，为毛边纸线装册，封面左侧竖题“蘋湖筆記”，右首写有“癸丑起至辛酉止”。首页盖有“传经楼藏书”钤记。全文墨写草书。藏镇江市图书馆。

《筆記》作者，镇江人，姓孙，字不详。据《筆記》仅知是一个塾馆教师。从咸丰十一年时“家姊四十岁”，其妻“三十岁”，可知作者记录《筆記》时，当为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。

《筆記》所记以军事为主，主要涉及太平军在镇江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情况，同时还记述一些当时的社会情况。从中可以看到太平军为保卫镇江而发动居民协同守城，以及在城外村镇保护商贩往来做买卖的情景，同时对清军畏怯怯战，恣意横行抢夺民财，以及各将领间相互倾轧的情况都有比较翔实的描述。另对太平军东征苏、常，再次围攻镇江等方面情况，亦皆有所记载。

由于《筆記》所记事迹，一部分为作者经历，有一部分系得自传闻，记事有欠准确之处。鉴于太平军在镇江的资料发见不多，将此稿发表，以供参考。

《筆記》由镇江博物馆肖梦龙、戴志恭同志整理。

咸丰三年癸丑正月

初一日，闻贼匪去岁腊月廿四日已破武昌城^①，颇有东下之意。镇江都统文^②即日抬炮，而合城百姓日夜迁徙。

初四日，迁移者纷纷，而土匪乘势要抢，城内外报官者不一

① 太平军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城。此记时日有误。

② 即指文艺。

而足。有桃园张姓者抢柴院张成衣物件，铁尺击断其足，随即鸣官，知府豫^①与都统文商酌，乃请军令枭首，而抢夺之风稍息。

初六日至十二日，谕[愈]觉平安，而搬者绝无要抢之事。府、县、道出示，谓陆制府^②带兵数十万重扼九江要口，贼匪断难飞越。以是镇城百姓稍安。十三日，镇城绅民好事者送匾都统及本府。

二十日，闻陆制府退守南京，九江业已失守。合城百姓如飞鸟失林，日夜惶悚。

杨抚台^③奉命东援，驻镇江城内，放监狱内监囚朱近三，赏六品顶带，令领带乡勇。忽一日讹传贼至，杨抚台已乘车带勇奔丹阳矣。后二日知是讹传，又来镇城。

知府、县、道均在东门外各庙设公馆，早则进城，晚则出城住宿，预为逃遁之地。

驻防营兵日著军装，城上设滚木，颇似守城之计。一日讹传贼至，文都统已率旗兵到岘山^④顶观虚实，军装器械尽乃藏匿，顶子贮腰囊中。

山东某县兵奉调来援，人皆强悍，住三日，抚宪不给口粮，听其自散。

连日抚宪居城，日事守城之计。京矶岭^⑤设大炮两座，四城越城内设炮一座，令近城民房拆去。

各米栈卖平粜米。

廿一日，予送女眷到城南三十里外黄序村避。

廿九日，贼兵围江宁城。杨抚台命守镇江，有讹传贼来，率勇到丹阳，旋又来，忽又乘广艇避常郡矣。

① 指镇江知府豫立。

② 指陆建瀛。

③ 即指杨文定。

④ 岬山顶：在镇江城西南五里许西峰。

⑤ 京矶岭：在镇江城西门外云台山南麓。

二月十一日，南京市城失陷。黃霧四塞。

廿二日，賊兵船隻滿江，廣東兵船與之戰，自曉至午，炮聲不絕，惜船隻六隻，不敵賊船之多，然亦傷賊船不少。而岸上絕無一人與之戰，官軍早已遠遁矣。是日賊即登城。

廿三日，揚州失陷。黃霧漫天，日色無光。

三月初九日子時，地大震，午時又震。

初十日巳刻，又地震。

十三日，西門城外火。

十四日，湖北軍門鄧紹良率兵扎營方便村^①大路口。

十六日，賊毀都天廟、觀音山^②等處，南門外民房已十毀其九，賊到官塘橋^③探信。

十七日戌時地震。營外獲一賊匪，殺。

十九日午候，大江炮聲不絕，至晚方息。

探得夷船廣艇與賊匪戰，傷匪船十一號，殺賊二百餘人。

廿一日，賊匪連日命城中百姓，能戰者驅之戰，不能者城頭擊鼓，婦女令其吶喊，拍掌助威。

廿二日，聞得賊匪沿江築城。官軍已屯數日，絕不與之交一戰。城中百姓望官軍甚急。

廿八日，潮州兵一千到營。

廿九日，移營官塘橋。

卅日，兵到錢家坟^④，築城賊兵窺伺擁殺，後兵不能接應，以致我兵大潰，滿兵傷者壹百四十餘人。是日南門外火。

四月初三日，大兵五更造飯，預與賊戰。見南門外賊放火，我兵畏懼不前，收軍回營。

① 方便村：在鎮江南東南郊。

② 都天廟：在鎮江東門外二里鼎石山。觀音山在南門外。

③ 官塘橋：在鎮江南門外十里許。

④ 錢家坟：在城西郊。

初四日，西门外大街火。

初五日，西门外民房为贼烧尽。一更时分，贼令一百余人到连鱼套^①，将木牌加满江，船上用硫黄、棉花、桐油，放火其上，乘西风放下，意欲烧广艇及战船。火光接天，幸未中其计。

初六日，城内外贼烧毁民房，烟与云接。数日以来，火光不息。大兵四村嬉戏，或饮酒，或吸鸦片烟，或赌钱，绝无约束。而避难之民日形困苦，督兵者曾不之顾。

初七日，邓绍良移营京岘山^②。

五月十五日，冯竹吾在黄墟村文武帝殿设坛，请华祖降临求方。

闻得大兵沿路要劫，虽数十丈亦行取去，而民益困。

二十二日，闻得扬州义勇张小虎者，率领勇夫二百余人。前初一日，琦善经略江北，约申刻破城，乡勇头阵，而张率勇午刻登城，城内百姓接应者颇众，贼已欲开门逃走，贼匪死者亦多。而琦善以张不遵军令，怒令众兵劫去云梯，以致二百余丧尽，百姓亦遭贼匪肆杀。逃去四十余人，被伤者居多。张幸无恙，回营时即欲杀琦善，有协镇拦住。

二十四日，闻得东门外营已渐扎上，而兵已两万有余。邓提军谓器械尚未周全，所需软梯、沙袋、火绳，丹徒局亦行办上，静候攻城。邓亦谓攻城在即。

二十八日，闻得苏州大将军炮重一万六千觔铸成，戒上船，泊宝塔山^③。邓提军雇三百人意欲抬上岸，脚力欲二百千文。邓谓太贵，又延挨数日。

六月初二日，闻大炮已抬上岸。

初四日，闻得官军沿路抢夺，潮勇见之则拦阻，甚之两下斗

① 连鱼套：在城西金山以上江边。

② 京岘山：镇江城东五里许。

③ 宝塔山：在镇江东门外运河边。

始歇，以是颇著声名。

初八日，潮勇连日请战，邓提军但藉事推委〔诿〕而已。张信斋知县雇勇夫数百人，亦预破城之事。

初十日，闻邓兵无有在营者，或歇暑或赌博或抢夺民物，或夺人妇女，以是人人兴怨。

十一日，闻得潮勇将已毁之都天庙复欲兴土木，已立神像，择于十五日开光。

十三日，潮勇、倚勇到诈骗岗^①抄捉卖食物与贼匪者。而京岘山一带营盘十一座忽然火起，或云贼匪来放。邓提军一闻此信，即乘匹马先逃，而数万官兵一时溃散，器械军资均为贼有。贼匪只二百人，方欲乘势追下，适潮勇等由诈骗岗回，即与之对垒，贼兵退入城中。南门外四川、贵州营仍退方便村扎。

十四日，贼到京岘山。十五日，贼到丹徒镇，关照街市各铺，照旧开张。

十七日，贼率众到镇上，潮勇迎上杀一执黄旗著黄袍者。贼连输六阵。忽两腮来贼数千，潮勇只七百人，力不能抵，仍退辛丰镇。贼到镇上烧房杀人，火光接天，死尸相枕藉。

十八日，潮勇退丹阳。闻邓提军十三日二更时分到丹阳城下，众兵亦到。城上闻是逃兵，不纳。兵即夺门入，抢夺民物，杀三人始息。而民连夜惊惶，或云邓与贼通，十二日有书与匪，约于十三日午后，营中举火为号。邓前数日换金子一千六百两，丹徒镇金价陡贵。

上谕邓革职离任。向钦差^②令箭提上南京听调。和春领提督军门印，率广东等处兵扎方便村，旋到辛丰镇^③。

二十一日，闻得驸马庄^④有一谢姓者，在扬州被贼掳去，据

① 诈骗岗：在镇江南十里许。

② 即指向荣。

③ 辛丰镇：在镇江东南三十里。

④ 驸马庄：在镇江东南郊。

云贼即分上两万人到凤阳。凤阳城门大开，官兵逃走悉空，贼一掠而去。到河南归德府，被百姓齐心杀之殆尽。谢某逃走，绕道来镇，一路作乞者状。

二十二日，和提军率五百人到京岘山，贼出城与战。和分军十队，四面埋伏。自率数十人战，贼见之来追。伏兵四出，枪炮齐施，贼兵大溃。

大东北风日夜吼号，由十七日至念七日晚始稍平。四野秧科俱黄，土已起坼。

廿八日黎明，贼出城，数千人到官塘桥，围四川营；贵州兵见势畏惧，欲逃。势在危急，适潮勇领队刘公与瑞协镇来会，随身勇数十名见势即乃冲阵杀退，以是大获全胜。

二十九日，和提军扎营京岘山，潮勇分驻官塘桥。

七月初十日，得雨三寸，人心始定。

闻得安徽学政锡祉，贼未至已先逃走，现放孙铭恩。

十六日，外祖母亥时故于黄墟寓。

十九日，西北方有妖星，见光约丈余，上指色昏暗。

廿二日，乡勇朱近三在许输岗得火药五车，扬灰一车，米二车，系去卖与贼者，拿至丹徒镇杀之。前北村^①有卖猪与贼匪者三人，经官军拿至和营。和拷实，系带客人，推至西首，与乡人无涉，放之。拿其客人。

闻家叔祖允康公在城，贼来时合家自焚。

八月初四日，西北妖星不见。

十一日，闻得上海双刀会滋事，杀知县据城。

廿日，五娘曹氏巳时疾故。

廿四日，和提军领兵与贼战，潮勇乘势杀上，贼伤二百余人。

九月十四日，领潮勇刘公之子，黎明出对，与贼战至半夜，

^① 前北村：在镇江以东丹徒镇附近。

生擒賊匪，為賊所傷，回營即卒。

聞得琦善在揚，不准江北米來南，商人每担納錢五十文方可。有彈奏者方免，仍通商無阻。

丹阳县拿获卖末香者数十车，系卖与贼去者。盖在两湖时，每用此法，放鸟枪后，即将香放内，所以每见青烟四起。

十月，常郡紳汪本銓雇得壯勇數千來充鎮城，許送銀數萬。丹徒县張信齋因訪鎮各紳，所在捐銀。

十一月，英夷火輪船由月初直上南京，廣艇招之不顾。十四日由南京下亦不泊岸，不知何意。

廿九日，聞得近來賊據三叉河^①，將揚州毛、張二營冲去，城中賊亦冲出到瓜洲。廿六日，城內已無賊處，官兵方敢入城。現賊肆虐瓜洲一帶洲圩。

十二月，汪本銓所雇武勇已到會音寺^②。

連日各村被劫，蓋奸民裹脅官兵為者。

十八日，聞得江西等處，均為湖北舉人江忠源領鄉勇剿賊几乎盡，現率兵到安徽省追剿賊，眾賊甚畏懼。江已授安徽撫院職。

咸豐四年甲寅

正月初，新到武勇，潮勇妒功，兩不相下，斗毆，并傷數人。領潮勇劉公到鎮彈壓，始息。

予館繆姓，寓在東鄉石門村。

聞得十七日揚城土匪裝賊，乘夜搶掠。民惶惶，墜城死者甚多。

聞得安徽省城初一日被賊攻陷。撫院江忠源已殉難，後諡文節。

聞得揚州城復後，收尸約有八萬余，每尸用芦席一張，而堆

① 三叉河：在江北靠近揚州。在邗江县境。

② 會音寺：在丹徒鎮運河邊。

经及投河死者不与焉。

余提军屯京岘山，和春调庐州。

二月初四，闻得许输岗有假兵，言是余提台姪手下，有数百人在西乡掠虏〔掳〕。潮勇刘闻知，率勇拿究，众皆奔散，祇获一烧火者，杀之示众。潮勇亦一路掳抢。

闻得江北贼渡江，在高资一带扎营。

闻得武勇已扎营京岘山，以木为城垒。武勇皆北省人，俱多招来。丹徒镇一时来者六、七千人，祇用三千人，其余给盘钱令其回籍。

闻得武勇数十人登城，潮勇见之忌功，遂众声一呼。贼觉，获武勇数人，即在城头用锯子齐腰锯死。武勇由是散去多人。

三月，南京城内放出妇人甚多，胡叔镇^①立局收留，招人领去。

闻得城内贼匪使镇江人出投余营，备言贼连日情形，已无多人；在城身实被虏，妻子亦被残害，情出不得已，故伪从，至今已得出，故敢以实告。然亦能复入，与君约会四日黎明，君率兵到城下，我开城迎入，以城头举火为号。余欣然从之，厚赏此人。至念四日，城头果有火，率兵至城下，果开，遂直入数十人，忽城上闸板从城隙放下，拦住后兵，城上开炮。予旋收军，数十人之头已悬城上矣。余乃大哭，由是武勇已各散了，军中颇有怯心。

陈知县设局谏壁镇，催在城所处各富户捐项。局董李承霖、郭荣祺、蔡嵩年、谢连堃、赵增、文昭箴。

四月初八日，思安五弟续絃，即前妻之妹。到华山遇一回子杨姓者，备言去岁被贼掳之事。家本钉鞋店，贼未来时，伊到无锡，家小托伯妹，而伯叔皆谓无妨。至贼来，全家同罹此难。杨在锡闻信回镇，无法可施，因奋身投贼，意欲带家小出城。妻已入局矣，子为贼掳矣。身因随贼局中，适局中渠首所掳之子即其

^① 指湖熟镇。

子也。不敢言之，子亦知隐讳。局长三人皆湖南人，其二人好杀作恶，其一人陈姓似非乐从。一日，其二人出，陈谓杨曰：我非贼也，我家服估多年，往来江苏间，在某处被掳。现无锡某处，欠我客钱未清。我家皆有妻子，今不知何如。言罢泣数行下。杨闻斯言，恐未实，以言挑之，果实，杨亦以情告。次日杨约陈到甘露寺^①游，言欲逃之事。杨言我非为妻子不来，必得其一方走，然必杀其二人。杨与陈明日约其一人云，城外有妖兵，可同王爷看去，其一人遂欣然往。杨与陈同一局长到都天庙塔上，陈先上，杨随后，一局长在中。方上梯，杨提刀斩其足，局长方叫，陈从下一刀然死。虽死入城何以对。杨言，不妨到局。其一人问某，杨言某背了天父，吾等随他出城，他见一美女便不还了。其一人问在何处？杨言明日同王爷寻去。于是明日陈与杨同一局长出北门，见一座房屋，诈言在此。杨先进去，躲门后，贼方进去，一刀砍去半头，陈随后又一刀。二人入城，杨将子带出，同陈到乡荆头。杨因送陈到无锡，果有此事。杨因重托某处。后闻陈同湖南兵回去了。此段杨某所述如此。

诈骗岗极为热闹，店开多少，闻得人皆卖东西与贼者。常有官兵巡缉，获之辄斩。

闻得贼畏六合县温公。当探得朝廷放来某将军，即伪写某将军旗号，大船四隻由下关进六合口，投帖，未及回答，伪即率数人至衙内与温会，温亦不疑。然城内防杜严密，难探虚实。伪某寻回船，料温明日必来回答，乘势杀之，而六合不足虑也。时已暮，忽向钦宪有飞札至，言意探得贼船四隻出江宁口，似写某将军旗号，恐窜入彼处，宜严加防缉。温得此，恍然大悟，随即差人至彼船，言某县忽遘头疾，万难来答，然有军情机密相商，明日务请至城一会。贼闻此言，知谋已败，寻遁去。

① 甘露寺：在镇江城北江边北固山上。

城内贼至竹林寺^①，募米二百石。僧未允，贼欲毁寺。僧言一百石可否？则听之，贼许，约过两日来取。僧随至余营告其情形。两日后，余三更点兵，意欲乘势截路，兵皆不遵令。贼亦未至。

闰七月初一日寅刻，地震。

又扬州督兵琦善病死。

贼将张嘉祥去岁投诚，向钦差保奏。年来屡得胜有功，皇上改其名曰国樑。

闻得城内已无多人，贼首姓吴（如孝），湖北石匠。

闻得南京大获胜，杀贼万余，张国樑之力居多。先是张往东坝^②，恐贼来劫营。张即与向军门计云，是夜贼必夜来劫，可将营盘撤空，伏兵四路。夜果来，伏兵四面齐攻，以此大捷。

城内放女人数百投营，皆属扬州被掳者。镇江各乡路上见妇女坐车者甚多，云是南京前月底本月初所放出者，俱各投亲戚。闻说放出两万余人。传说南京城内女局有四十八郡，局各执事一，部约有千余人。时有老嫗各局巡看，或言是观音大士，手执烟袋，口言尔等有生路。立至杨秀清前，杨令斩之，忽不见。杨惧。因此放妇女，明令众妇女城外割稻数十里外。

闻说城内有伪将军姓汤者，率众投余营，亦挈眷属归降。汤言金山现有若干火药，须得撤出，方可无虑。汤即去到金山，将火药尽载小舟，径东下。贼众伺见，乘小艇赶上，将汤获住，械送吴贼首。吴不敢擅杀，欲请命杨秀清，未知何如。

闻得制府怡良已死。常州绅汪本铨已死。扬州经略放托鸣阿^③。

十月初三日，闻得前月南京某投余营，盖某云去年被掳后，累施计策，贼颇重用，日久深信不疑。今贼因镇江声援不通，命

① 竹林寺：在镇江南郊夹山。

② 东坝：在高淳县南部。

③ 即托明阿，时授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。

某作书送镇江，令镇江贼合势江宁。某即依允。在路思之，我所以屈身至今者，为今日计耳，因直投余营。信云某日即率兵来接应，余即命兵勇装著贼匪衣服。至某日，西路高资迎去，果有贼兵来，贼见是自己人亦不疑，枪炮齐施，贼全师俱没。

又访得送信余营者，系镇江无赖乞丐者，姓唐名老汉，东台人，现已带六品顶戴。

十二日，回黃墟。廿五日到馆，车将至埤城，适有大塘，车行其边，予方欲下车步行，车夫手一松，予已堕入塘矣。幸车夫见势危急，下水将予一拖，予始能上岸，然已饮水一口矣。倘此时车夫稍一迟延，则竟有不可知者。回思死地得生，未必非祖宗功德神明默佑也。车夫姓吕名广才，辛丰河东南里人。

十六日，闻得贼匪在瓜洲深沟高垒。瓜洲协镇张攀龙带二百人冲贼营，势不能敌，被执死之。贼趁势冲虹桥一带村庄，均被掳掠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
十一月水与水斗。

十二月

邵伯镇^①贼未至时，曾送礼。令託公欲镇三典捐银，未遂。时有乘间者言，典与贼私通，曾送鸡枣粟茶与贼，盖欲贼早立基业之意。託即将三典管事者拿获，随奏上谕斩决。幸皇上圣明，谕从轻治罪，两【充军】三千里，一四千里。三典：一徽典；二皆镇江人开。徽人东家自当罪，邹典管事者姓张，李典管事者系镇江府廩生郭淮。

咸丰五年乙卯

正月，上海城复，获贼首刘丽川正法。是年仍馆繆姓。

二十日生一女。二月初六日起惊死。

① 邵伯镇：在苏北江都县。

闻得上海吉抚军^①移驻镇江西路。闻得领潮勇刘公因前月足伤炮子，至此卒。镇江参军站柱权领。

东门城崩数十丈，官军不敢入，贼寻补好。

张国樞来九华山扎营，吉抚军渺视不合，且妒功，旋调南京去。

吉抚军专以杀人立威，凡城内投诚者无论真伪获之即杀。余提军专以宽御众，逃出者皆乐投余营。

八月，予病瘧。九月下旬方愈。

九月，缪十九大伯父去世。

十月，缪移居江北，予因不就。

十三日地震。

咸丰六年丙辰

东阳镇有贼匪数千人冲下，前已被官军败去，至此贼势又炽渐至龙潭等处掳掠居民，猖狂已甚。我京峴山余提军率兵数千堵其与镇连属，迩来未见大胜，甚属可虑。张国樞阻其人南京城内，东南所扎兵勇已半调去。捷胜勇领官姚参军为贼所杀，或云素冠以御众，为其下所杀，献首投贼。

闻得南京贼匪俱出太平门外棲霞、东阳等处，往来七十里之遥，意欲与镇连续。六合县温公率乡勇三千渡江助剿，得贼营三座，贼为之稍退。

二月，金山贼匪冲出高资等处，意欲接连南下贼匪。我官军追去，贼踞黄土洲。吉抚军率兵亲往，杀勇数人，兵为之锐进。浙江抚院某领虎勇三千，分路到西埂^②剿，或云有六七千人，陆续来镇，扎九华山下^③。

① 即指吉尔杭阿。

② 西埂：在镇江西南郊。

③ 九华山：在镇江西南五里。

初十日，黃沙障天，至十五日稍揭。

聞得虎勇于十一日夜半出隊，欲登城。將到城下，潮勇在後拍手呐喊，城中賊覺，放大炮傷數十人，回陣。

連日東陽等處難民往江北去。聞張國樑在東陽鎮將難民衣服換與兵著，賊見之便來掠，兵將所藏兵器殺散賊，死者數百。

聞金山賊匪仍退金山，東下賊匪已與鎮城連接，縱橫扎營四五十里，聲勢頗張。

三月，聞下蜀街等處，張國樑帶銳卒沖賊營十三座，賊勢大潰。夜半賊由高資等處渡江，合瓜洲賊沖揚州。茅三元營退，託營三月不發餉，兵乘此皆走。前十九日揚城復失，太守某死之，雷、託俱遠遁矣。向欽差令鄧紹良率軍渡江來援。

揚州欽差雷以誠^①年來專事聚斂，怨聲載道。其子某開錢鋪，民間捐項皆輸其鋪，業有重利必趨之，與民爭利。或云雷二、三年內，家資已有兩三百万。

聞前東陽、下蜀街、高資等處，張國樑殺賊幾盡。凱旋歸營時，東陽一路鄉民設香案候，迎七昼夜方到，向欽差人遠迎。

聞得十三日揚州賊又退，由揚州西山假道儀真〔征〕攻六合。張國樑又星夜渡江救援六合，入城到縣署。偵者言賊眾已離城三十里，張曰未可。忽又報離城二十里，張曰未可。溫公看勢危急，請戰，張曰且緩。忽報已離城十里，溫公又再三請戰，張乃分兵布置，且言與賊遠，則殺賊愈少，今之賊不多傷者，皆爾等請戰之急也。於是親率兵由中路出城，兩路伏兵一抄，殺賊無算，賊為之大潰。

聞東坝賊勢大張，我兵傷人甚多。張國樑星夜往援，平之。又寧國賊匪盤踞，張國樑往破之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江北賊又渡江到高資扎營，來船甚多。

廿九日，高資賊匪猖狂，九華山兵去，(高資)被圍。吉撫軍

① 雷以誠：官至光祿寺卿署刑部侍郎，咸豐間洪楊軍起，幫辦江南軍務。